



轻与重

62

物化

承认理论探析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罗名珍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Axel Honneth

Verdinglichung

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物化

承认理论探析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罗名珍 译

Axel Honneth

Verdinglichung

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化/(德)霍耐特著;罗名珍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7286-7

I. ①物… II. ①霍… ②罗… III. ①霍耐特—哲学思想—
研究 IV. ①B5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31770 号



VIHORA 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物化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译 者 罗名珍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
字 数 7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286-7/B·1107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译者导言

一、以“承认理论”重启“物化”批判

《物化：承认理论探析》原为霍耐特于美国伯克利大学发表之演讲稿，知晓“物化”概念以及批判理论的读者，从题名便不难想象，霍耐特显然有意从他所发展的承认理论出发，承继并发展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问，霍耐特在此书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联系其自身的承认理论与物化议题时，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容易马上看出答案的问题。

如同批判理论的所有作者,霍耐特的理论著述皆是以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关怀为其根本动机。他在此书的首章与末章亦明确指出,今日,我们正面临着基因操控、代理孕母、色情工业、人口贩卖、爱情商业化等新旧物化问题的挑战,正是对这些现象的忧心,促使他撰写此书。然而,倘若读者出于直觉,预期霍耐特将以一种直接呼应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方式,提出物化批判,则很有可能从一开始,便造成了理解此书内容的限制。因为在这篇演讲稿中,我们既不会读到卢卡奇式的批判,将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一种全面物化的状态,也不会找到对当代物化现象的大幅社会学剖析。正由于霍耐特在此探讨“物化”的方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降的“物化”批判皆不相同,使此书在初读时,很容易显得难以归类,甚或可能使人感到困惑,霍耐特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探讨“物化”问题?

然而,若是我们能搁置习惯的诠释框架,深入阅读,则将会察觉,这篇演讲录的企图与意义,主要并不在于直接批判分析当代物化现象,而是为了要在今日还能提出物化批判,进行理论上的奠基与准备。也就是说,霍耐特

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包含着对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之间落差的思考:为什么,与上世纪相较,在对人如物的现象未曾稍减的 21 世纪,曾经激起深切反省的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却不再为人引用? 是哪些因素,削弱了批判“物化”现象的声音与力道? 霍耐特在此讲稿中显示的是,唯有先克服这些并未言明的、关于理论预设的怀疑与障碍,我们才能在今日重启——或如霍耐特所说的“再现实化”(Reaktualisierung)——“物化”概念。正因如此,尽管在论述的过程中,霍耐特时时回应着卢卡奇思路和他所接续的批判理论传统,然而此篇演讲并非传统意义下的经典回顾或阐释、而是要为一种能为今所用的社会病理分析,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述根据。

具体而言,霍耐特在此书中,主要是以承认理论中的社会存有论思维,重建物化批判的论述根据。而这指的是什么呢? 霍耐特在第一章开始,便引用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卷首对“物化”的定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之性格”(页 17),他将此定义转化成了提问:当卢卡奇在 20 世纪初,将当时可见的病态社会现象界定为“物化”时,这类判断显然预设了,某种属于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本质的什么,受到了毁损扭曲,然而,这一预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卢卡奇对此并未提出系统的说明,他并未阐明,未被物化的、不应被物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此类关系是否、或如何支持着实然的社会生活等问题。在霍耐特看来,这一缺空,导致卢卡奇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全盘否定。尽管卢卡奇的批判过于极端,但霍耐特认为,卢卡奇之提出“物化”批判,本身展现了一种对今日仍有重大意义的洞见,就是卢卡奇使得一类特定的社会病态(soziale Pathologien)能显影出来,而这是一类难以藉道德范畴及正义原则捕捉的社会病态。此类社会现象不一定或不仅只是与道德或法律相违背,而是涉及一更根本的层次,亦即,它们伤害了我们共享的“人类存有之根本理性基础”(页 10)。也就是说,不同于道德哲学家或正义论者,卢卡奇的批判视域深及人类实践与社会存有之根本,而这正是霍耐特要于今日批判理论延续者。他认为,我们若要在今日重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亦即,理论上不再对“生活形式”(Lebensform)的扭曲保持沉默,那么,就必须能阐明卢卡奇当时未能说明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为何。而相隔

八十年,唯有当我们能融整新近理论研究,并且以一种贴近当代生活经验的方式,厘清我们今日理解的理性的共同生活的根基为何时,才有可能使“物化”再次成为一有说服力的社会批判范畴——而这正是霍耐特要以其主体际的承认理论及其内含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存有论的或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①重新充实“物化”批判的着力之处。

霍耐特这一以承认理论重构物化概念的计划,在论述的步骤上,或可约略分为三个部分:霍耐特首先借助与卢卡奇同时代的杜威(John Dewey)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转变了讨论的框架,也就是说,他将卢卡奇对历史社会的全观视角、转为由社会行动者的内在角度出发,从纯然的批判,先转为对人类实践的本质性描述(一、二章)。从社会参与者的实然经验出发,霍耐特

① 虽说关于人类的普遍性描述,一般会归类于哲学人类学,然而霍耐特承认理论所强调的是,我们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谈人类存有的本质,霍耐特在此书中就(物化生发之前的)“承认”探讨的,乃是人类实践内在本有的社会性与情感联系,这不仅是个体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共同生活的根基,故将此研究称为“社会存有论”的,比称之为人类学的,更能必免引起一种倾向聚焦于个人存有的、主体哲学的想象。

所关切的问题转换成了：个体在未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影响而形成物化的态度前，他或她最初经历的各种与世关系有何普遍特质？霍耐特从三个面向（人与他人、人与物、人与自我）阐明，是深植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亦即一种人际情感上自然的肯认与联系，使个体得以发展为能共同参与社会生活的理性个体。在主要的三章中，霍耐特除了援引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卡维尔（Stanley Cavell）的哲学，也引用当代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以理论上可解释、经验上有所据的方式指出，此种普遍实存的承认态度，乃是所有理性发展及运作的先在条件。而以此为根据，霍耐特遂重新定义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若“承认先在”是人类存有的普遍事实，那么反面而言，任何型态的物化关系（对人、对己、对物），都可理解为一种“承认遗忘”（三、四、五章）。在最后，霍耐特对今日在社会哲学上运用“物化”概念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议。并以卢卡奇提出“物化”批判所展现的深刻社会关怀，提醒着社会批判理论在整体走向上，应有“社会病理学”之意义，以期能促进公共领域之讨论、助于“社会病态”之矫正（第六章）。

二、“共感且参与的”实践态度

霍耐特在首章即指出,今日讨论“物化”问题时,与卢卡奇在出发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相对于卢卡奇以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为据,认为资本主义商品交易及其仰赖的理性化过程,会必然导致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我们今日应同意,在功能高度分化的当代社会中,某些对象化而工具性的理性运用有其正当性。依此观点,资本主义中的商品交易过程、行政官僚制度、或凭理性计算追求分工效率本身,不宜直接作为判定“物化”生发的依据。与之相较,霍耐特的作法是,他将界定“物化”生发的判准向内翻转,而以“行动者在物化他人的过程中,自身如何必然经历转变”(页 21)为判准。亦即,只有当社会建制影响行动者,使其内在发生某种特定的变化时,“物化”的征兆才会浮现。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更清楚的看到,此处的变化,指的是社会主体在行动与认识活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失去了和原先已存在的社会承认关系的联系,及至他甚且不再将他人视为为人。但在第二章,霍耐特先以

批判性的诠释方法，^①重新审视了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的基本人类学预设，以辨析出可为今用的资源。霍耐特认为，当卢卡奇强调“旁观”或“默想”乃是主体行为转变之后的结果，他显然有某种直觉，相信人类与其周遭世界有着某种原初的关系，在其中，人对人的态度不是无动于衷的冷眼旁观，而有主动投身参与的自然兴趣。霍耐特舍去了卢卡奇那些观念论的、以主体征服创造出客体的主体中心式的想法，在较少为人注意到的零星描述中，察觉到，卢卡奇亦有着与当代的自我理解贴近的想象。霍耐特将其中最关键的、且能充实当代社会哲学的一项特质，称为 *anteilnehmend*，这个在全书中用以描述人类本然实践态度最为核心的概念，在中文里并无

① 霍耐特企图使经典能古为今用的诠释方法，在 Jean-Philippe Deranty 详细探讨霍耐特哲学发展的书中有很好的解释：“霍耐特具有原创性的诠释重构方法，主要在于他会凸显出他所探讨的作者在构思途径中的‘分岔’之处。这个思想家或许在某一阶段，曾见到另一条取径，并约略发展出此模型中的某些部分。然而，一旦其它更强的基本预设发展成为主导，另种取径则自此被舍弃。而霍耐特常常在这些他所探讨的思想家中，发现某些未能完全发展的、或被放弃的见解，其对于一以[……]承认为核心的社会理论，有着极能引人深思的、具有前瞻性的指示”。*Beyond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Study of Axel Honneth's Social Philosophy*, Leiden: Brill, 2009, 页 3。

直接对应的现成词,笔者将之译为“共感且参与的”,用以表达原德文词中紧密共存的两种意义:此德文词一方面有“同情共感”的意义,但也包含着“参与其中”的意思。霍耐特用此词表达“承认”的基本意义,一方面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有共在的自然联系,而非不参与的疏离旁观,同时强调此种联系乃是“先于认识的”,具有感性或情感特质。英译本将此词的名词形 *Anteilnahme* 依文章脉络有时译为 *engagement/involvement*,有时则译为 *sympathy*,^①同样反映着德文词中缺一不可的双重意义。

与卢卡奇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与杜威,在面临 20 世纪初科技理性的挑战时,虽然同样没有今日主体际哲学的语汇,却分别从存有论与实用主义的观点,描绘了这种人所普遍怀有的与他者互动的态度。当霍耐特在讨论海德格尔时写到“人的存在是在‘存在之参与’及‘挂念担忧’中展开”(页 40),以及杜威藉由“互动”的概念指出“人类作为行动者,最初是以一种存在上毫无隔阂、且实践上完

① 参见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translated by Joseph Ganah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